

看天下

不一样的日本人

中國人のイメージと違った日本人達

庄庆鸿 /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不一样的日本人

庄庆鸿 /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不一样的日本人》记录了20世纪50年代至今，许多日本反战和平人士保护中国死难者遗骨，数十年挖掘中国“慰安妇”、劳工集中营受害者等历史证人，抢救历史，并无私帮助中国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与日本右翼势力斗争的鲜为人知的真实感人故事。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一样的日本人 / 庄庆鸿著.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看天下)

ISBN 978-7-302-42827-5

I. ①不… II. ①庄…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8419号

责任编辑：李莹

封面设计：钟达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李红英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者：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8mm×210mm 印 张：8.125 插 页：1 字 数：171千字

版 次：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29.00元

产品编号：068091-01

序

捍卫和平，也要携手日本人民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刘江永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花冈事件”70周年。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鹿岛公司奴役中国战俘、劳工，是东条英机内阁的历史罪行之一。约有4万中国劳工、战俘被押解到日本135个地方做苦役。1945年6月，在花冈煤矿，忍无可忍的中国劳工和战俘一起发动了“花冈暴动”，但起义遭到残酷镇压，986人中有419人客死他乡。

抗战胜利纪念日前夕，天津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改陈开馆暨“花冈暴动纪念园”开园仪式时，除了100多名“花冈事件”遇难者的后代，还有许多致力于和平正义的日本人出席了这一活动，比如町田忠昭先生。他曾参与营救日本反战同盟领导人鹿地亘的行动，并帮助收集和护送花冈事件烈士的遗骨，克服重重困难送交中方。他自称“万年苦力”，60多年来一直敦促鹿岛公司道歉、赔偿，为中国劳工及遗属讨公道而坚持斗争。作为中日近现代交往史中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这位老先生的口述回忆非常珍贵，就记录在这本书中。



很多中国同胞不知道的是，这样热爱和平的日本人还有不少。

1953年7月7日，日本朋友和华侨护送花冈烈士遗骨回国时，廖承志曾特别表示：“我们坚信日本爱好和平的人民，一定能够粉碎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在保卫东方和全世界的和平斗争中，发挥他们的力量。”

这本口述历史性质的《不一样的日本人》，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生庄庆鸿历时五年多调查走访而成，记录的就是这样一群值得中日两国人民了解、记住的日本人：

无论是研究揭露靖国神社本质的日本学者，还是不惜卖房帮中国受害者打官司的日本律师；无论是常年坚持正视侵略罪行的政治家，还是毕生反对美化侵略的企业家，这些日本人的存在，充分证明了反对战争、珍爱和平，即使在加害国也是一种强大的民意。庄庆鸿能抓住这个有意义的问题，克服重重困难，持之以恒地采访、调查并汇集成册，实在难能可贵。

2015年的“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当天，我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与日本人民加以区别。抗战时期，八路军就坚持人道主义的俘虏政策，促进日本反战同盟的壮大。毛泽东曾批示：“要把帝国主义的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要把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和一般的官员区别开来。”这一方针，直接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

今天，我们仍要把日本右翼势力及其代表人物同广大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区别开，建立抵制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统一战线。中国纪念抗战胜利，举行阅兵活动，既不是针对现在的日本，更不是针对



日本人民，而是要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说，联合国是维护公平与正义的。在反抗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存在保持中立的问题。

中国反对的是法西斯军国主义，战争期间要坚决反抗，平时时代更要坚持反对。如果有谁认为中国的纪念活动是针对他的，就等于承认他就是军国主义立场的继承者。我们还需提醒自己，永远都要把站在美化侵略立场上的人与捍卫和平的人区分来看。

町田忠昭老人曾向我表示，安倍内阁的政策令人担忧。他的老伴劝他保重身体时曾说：“你个人改变不了这个世道。”而他兴奋地告诉我，现在日本年轻人正在觉醒！如他所说，2015年夏，几万日本民众把内阁团团包围，反对安倍内阁强行通过“安保法案”，跟20世纪60年代日本群众抗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署的历史非常相似。这段历史及其精神的延续，在《不一样的日本人》中也通过亲历者之口予以呈现。历史和当下都说明，破坏和平的行为，永远不会得到人民的同意。

今天的和平，是一种国际性的事业，需要最广泛的人民参与。反对军国主义，防止悲剧重现，必须携手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人民。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这个道理中国人民懂得，有良知、有远见的日本人民同样坚信。

前言

最后的朋友

2013年7月的一个夏日，我踏入东京一座几乎绝无中国游客知晓的寺庙。

枣寺。

这里保存着“二战”时期被强掳到日本、被残酷奴役至死的中国平民，国、共两党部队战俘的遗骨。漂洋过海来拜祭的老婆婆痛哭失声，发福的中年人、年轻小伙找到自己祖辈的名牌，几欲跪倒。

当我们即将离开枣寺时，一位满头白发、瘦削的日本老先生却突然向我招手：“到这边来。”

老人叫町田忠昭，60年前曾亲手送走几百个中国死难者骨灰盒，也曾为此对日本政府静坐示威。

我跟着他绕过本堂，走向院墙边的一座墓碑。“这是当年保护中国死难者遗骨的老住持！”他左手扶向墓碑，右手用力一挥。

当年的中年住持，如今已长眠于一生守护的宝刹。当年二十出头的毛头青年，如今也已迈过八十高龄。

离开前，我鞠躬：“请一定健健康康下去。”

“我是老啦，”老先生突然指着我说，“你是我的‘penyou’。”

见我一时没听懂，老人重复：“‘pengyou’，在中文是‘朋友’



的意思吧？我没说错吧？你是我交上的最后一个中国朋友了！”

我顿时心酸，忙说：“还有很多中国人都会成为您的朋友的！”但老人已经笑着背身离去了。我再没忍住眼泪。

在本文里记述的很多日本人都已过知天命之年，甚至有几位已因病离世。

他们之中，很多人已白发苍苍，他们不是圣人、完人，也有各自的优缺点，但他们几十年来无私地支援、帮助着中国的历史证人——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们。

这些日本人，不求名利，不求理解，不求回报，不求感谢。

这些日本人，保卫证人，保卫真相，保卫历史，保卫和平。

他们的一生，与日本右翼的攻击和威胁作战，与自己的清贫和寂寞作战，与日本社会的冷漠和侮辱作战。

没有这些日本人，“‘二战’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中国第一人”万爱花大娘就不会去东京控诉日军罪行；没有这些日本人，沉默的受害者们可能永远湮没在屈辱的黑暗中；没有这些日本人，中国民间力量也许就不能联合起来一次次起诉日本政府……

他们，是很多人前所未闻的“不一样的日本人”。

在中国，大多数人对日本的印象限于两方面：一是不承认历史的偏右翼日本政府负面印象；二就是日本旅游、宫崎骏、东野圭吾等组成的丰富文化印象，但有几人知道这些“中国的朋友”？

我决定用文字抢救这些“中国的朋友”。

抢救他们的记忆，就是抢救历史。

序 捍卫和平，也要携手日本人民/I

前言 最后的朋友/V

女 性 篇

“二战”日军性暴力受害者问题

抢救历史的女人们

一、“不可能完成”的奇迹 /3

“时隔 50 多年听到日本男人说话，她还浑身发抖” /4

一群用中文喊“大娘”的日本人 /8

“请不要向我们道谢” /14

二、“我爱过，义愤过，战斗过” /20

三个残忍的真实故事 /21

判决日本天皇“有罪”的“奇迹法庭” /24

“最后两个月，全力疾走” /41

三、“现在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机会” /52

日本历史教科书里，“慰安妇”问题去哪儿了？ /53

日军性暴力，为何无人被审判？ /57

日本年轻人为何不关心“慰安妇”问题？ /61

四、王大娘的最后一次尊严 /64

穿过海啸的阴影来看你 /64

“慰安妇”的晚年实况：孤独的勇气与凋零 /71

万爱花大娘的最后一次尊严 /75

男 性 篇

“二战”日军强掳劳工问题

历史，活着

一、六十多年前，中日之间的那一艘船 /85

20 世纪 40 年代，生离死别 /85

与 400 多位死难者骨灰共眠的东京和尚 /91

“我们宁愿跟骨灰一起被炸沉！” /97

二、鲁迅的好朋友 /103

“原来我们不是来‘东亚共荣’的！” /103

“在中国反战的最勇敢的日本人” /109

京都之行 /114

呼吁营救中国战俘的日本人们 /117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125

三、一座日本城市 60 多年的祭奠 /129

华人暴动，在日本帝国主义大本营 /129

一个男孩和一座城市的反思 /133

起义领袖，重临狮子山 /139



历史就是要刻在石头上 /148

四、为死难中国人画像的日本人 /156

6830 双布鞋，20490 次弯腰 /156

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摆鞋的日本人 /159

“我更想让日本人知道这些” /162

五、田中宏——参与中国劳工对日诉讼的权威学者 /168

印有“伊藤博文”的千元日币 /169

第一次“民告官”，他帮留学生告赢了日本文部省 /178

越战阴云 /188

一个中国女留学生的抉择 /192

“不能原谅忘记历史的行为” /197

六、尊严苦旅：中国“二战”受害劳工对日诉讼 /200

历史的苏醒 /200

花冈劳工的尊严之战 /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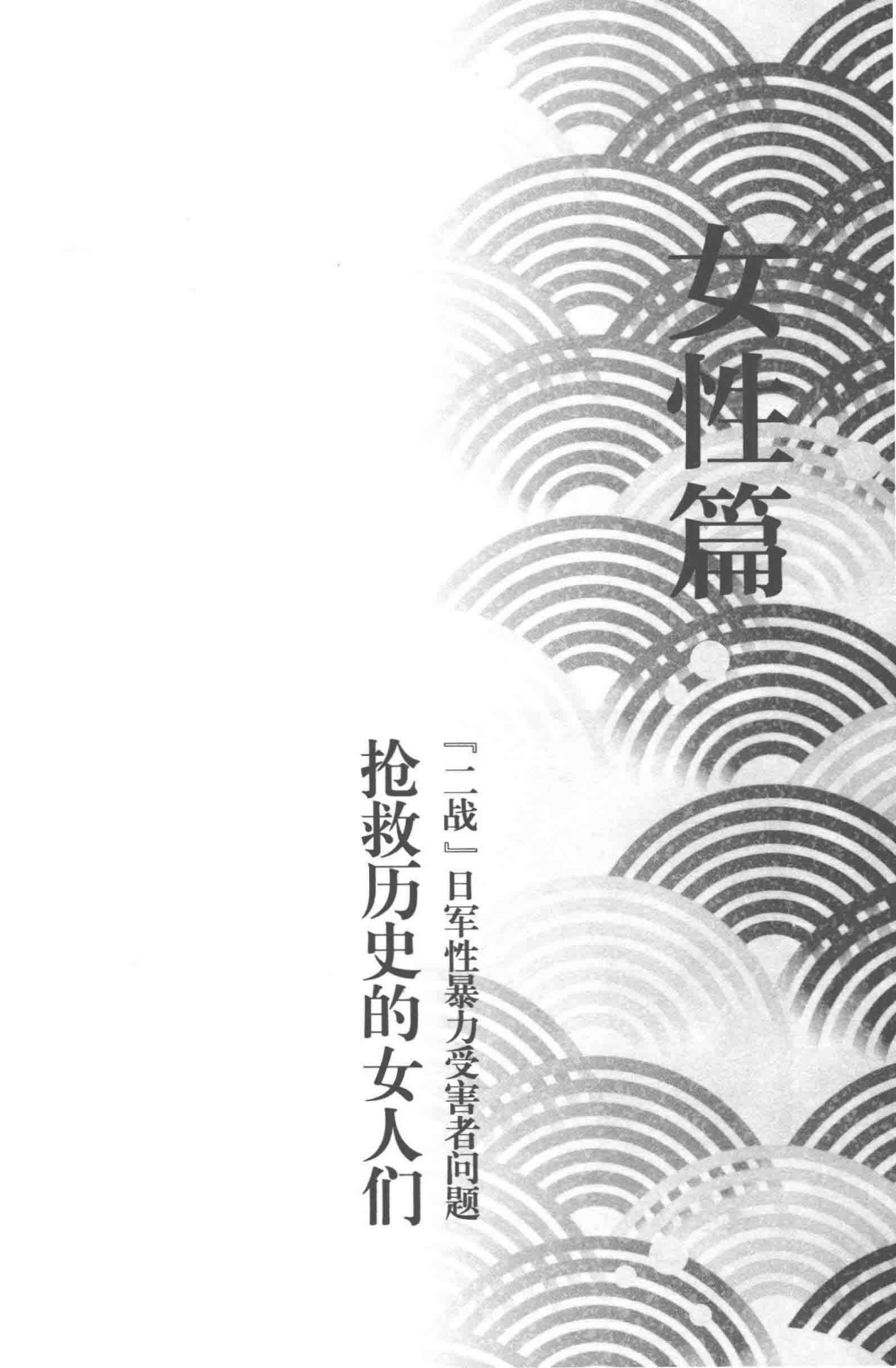
为什么总是告不赢日本政府和企业？ /213

向三菱维权：“朋友啊，黎明即将到来……” /219

纪念新美隆与川口和子律师：“我们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的决心
不会变” /230

后记/240

参考文献/245



女性篇

『二战』日军性暴力受害者问题
抢救历史的女人们

一、“不可能完成”的奇迹

暗蓝的海底上方有潜艇隆隆开过，发青的头骨半沉在海沙中，深紫的穗子缠绕在大贝螺上。火红的海鱼游近一具小小的白色的女人身体，一只鹦鹉螺正要将她轻轻包裹。一只黑色的眼睛，眼角挂着一滴泪水。

2010年3月21日，日本女画家富山妙子《海之记忆·献给慰安妇之花》的海报，从东京漂洋过海，放在了山西省武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展桌上。

这一天，头发花白、60多岁的石田米子女士踏进了在这里开展五个月的“‘二战’时期日军对妇女犯罪图片展”展厅。



日本女画家富山妙子《海之记忆·献给慰安妇之花》的海报。



2010年山西省武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二战’时期日军对妇女犯罪图片展”。

是她带领的“查明山西省内侵华日军性暴力实情・与大娘共进会”（简称“山西省查明会”）等日本民间组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年复一年，寻访当年受害而沉默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大娘们。

她们跨越国界的调查，是一个平常人眼里“不可能完成”的奇迹。

“时隔50多年听到日本男人说话，她还浑身发抖”

在中国农村传统社会里，“那个事”是一件让所有村人都讳莫如深的事。

山西孟县河东村杨秀莲的养母南二仆，在她虚岁4岁时上吊自尽了。

在杨秀莲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村里开了忆苦思甜大会。老人带领孩子登上了当地的羊马山，在山上对他们说：“抗日战争的时候，



日本鬼子从孟县县城来山上修炮台，还进村子里杀村民、强奸妇女，其中也有南二仆。”

当时只有虚岁 13 岁的杨秀莲不懂得“强奸”的意思。她回到家和养父讲白天听到的话，父亲哭着抱紧了她，只是说：“你还是小孩，等你长大了我全都告诉你。”

但直到 1993 年养父患肝癌前，所有人都没有再同她说过母亲身上发生过什么事。她是在父亲临终的病床前，才得知真相的。

孟县河东村的尹玉林大娘因受害曾长期不育，但她的丈夫直到去世都被蒙在鼓里。“如今想起当时的事，仍然会吓得浑身颤抖，就连端起茶杯喝水都做不到。”

满头白发的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代表林伯耀先生至今还记得，两年前海访问南京时，一位性暴力受害的大娘哭着对他说，她周围的男性说“这个女人不干净”，还有上了年纪的男人说，“这种女人是中国人的耻辱”。

林伯耀曾找到一位侯大娘愿意去日本作证，虽然丈夫同意，周围的人却都强烈反对。“她坐车来镇上，有些晕车，在一位亲戚家休息，又遭到这位亲戚的强烈反对，侯大娘就放弃了作证。两年后，她丈夫去世，侯女士对未来绝望，就自杀了。”

1992 年，冈田大学教授石田米子第一次踏上了万爱花家乡的土地。日本的她，要寻找中国的她。

1992 年的日本经济 GDP 总额是 4 804 921 亿日元，中国是 26 924 亿元人民币。当时来到孟县的石田米子等人，骤然面对的是一个黄沙满天的陌生农村。



“我们来的时候是冬天，一点绿色都没有，到处都是这样的岩石，每一样事物都叫我们吃惊。”她朝车窗外飞逝的黄土高原挥挥手，如今光秃秃的荒凉黄色是她的老相识。

那时候农村的人们也尽可能“设宴款待”了她们。石田女士扳着指头，直接用中文来数当时的佳肴：“土豆、红萝卜、玉米……一点肉也没有。”

当然，她们对中国农村的吃住“完全不习惯”，不过最叫她们吓一大跳的却是另一样——“厕所！”石田米子一拍掌，掩口笑起来，“两条石头一个坑，低头一看，旁边就养着猪！”

当时跳入这位大学历史学教授脑中的第一反应是：“学历史的时候，我看过中国汉朝的画像砖上有厕所外养猪的形象，咦，原来在 20 世纪的中国也有！”

最初，别说是打开大娘的心扉，就是想要靠近她们身边，对刚来中国的日本志愿者来说，都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石田米子女士一直记得第一次见到高银娥大娘时的情景。

“时隔 50 多年，一听到日本男性的声音，她就浑身发抖。不管我们怎么解释，‘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绝对不是坏人’，大娘都一直颤抖着，好像失了神……我第一次见到这情形，胸口就像重重被打了一下。”

最后，石田米子走向前，伸出手抱紧了高银娥。她一边抱着老人，不停在肩头重复说“不是坏人”，老人才慢慢镇定了下来。

李贵民是受害者万爱花大娘的干亲，这位小学没毕业的农民是最先参与帮助调查的人之一。他保留的录音材料成为后来中国大娘